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拉玛瑞德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

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Adolfo Casabal Elas 及 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玛瑞德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玛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五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案在各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人权无疆界”主任：将活摘器官元凶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二零零二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Willy Fautre，右图）于十二月十七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关押，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针对中共的迫害和其实行的酷刑，我们可以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用一种新的酷



刑方式，包括将异议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开始时没有人能相信是真的。但到后来，在搜集到的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针对最近西班牙法庭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江泽民、罗干在内的五个中共高官，福泰先生表示支持，说：“中共极权对法轮功群体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那些决定禁止法轮功的和那些直接迫害法轮功的，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神韵演员在奥古斯塔第二场演出后谢幕。

神韵二零一零巡演 首站感动奥古斯塔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Augusta)的贝尔会堂(The Bell Auditorium)拉开了二零一零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靓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全场观众陶醉其中。

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与妻子 Migohson 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

逊先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约翰逊先生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摇曳的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阻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还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

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

级军官拉金先生(Ed Larkin)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于中国，我们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而且还不够。”

据悉，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度巡演跨越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城市演出三百一十五场，现场观众达八十万。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二零一零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家住台湾彰化，今年四十一岁的黄梓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即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二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二十九岁那年，有位六十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梓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

在黄梓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梓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

二零零三年某天，黄梓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于是，黄梓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光盘。



奇缘

文
／
夏
昀

黄梓宗开始认真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炼了一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梓宗长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炼功点完整炼完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

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敢相信，黄梓宗真的戒掉了这瘾好！

黄梓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炼法轮功的好。

谈吐和缓的黄梓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炼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炼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梓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

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梓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啦！赶不出来！”还丢东西、骂人。黄梓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不说默默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你怎不学学人家炼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同事听了、看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做了起来。

黄梓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象自己一样幸运！

(图：黄梓宗读法轮功书籍) ◇

酷刑下的“心声”

文/清泉

中共一向是一边做着丑事、坏事、恶事，一边往自己的脸上贴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标签，并进而把自己所做的令人不齿的事包装成美事、好事和善事，以作为它“伟大事业”的一部份。中共此类行径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湖南省白马垅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本省女法轮功修炼者的一个邪恶黑窝。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都集中在七大队。这个七大队又分成三个队，七三队又是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最为严重的队。多年来，这个七三队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手段。其中有一个非常险恶、可耻的手法就是威逼法轮功学员违心地半个月就要写一次所谓的“我的心声”。

二零零八年十月份左右，长沙法轮功学员蔡新欧去办公室拿家信时未喊“报告”，恶警史君就将她关到“严管队”迫害，逼着她写所谓的“保证书”，每天罚站，只在凌晨三点至五点才允许她睡两个小时；来例假也不准她换洗，逼得她屎尿只能拉在裤子里；罚她站在小板凳上，两腿之间夹一张报纸，报纸掉下恶警就用粗棒子毒打她，指使吸毒犯人把小板凳翻过来，逼蔡新欧站到小板凳的四条腿上，两腿间还要夹上报纸，掉了就狠狠地打她；怕她叫出声，打前用胶带封住她的嘴；用叠得很厚、很硬的纸往她脸上使劲抽，还有其他折磨的手段。

七三队搞的这个“我的心声”，就是威逼法轮功修炼者说假话，不能说真话。只有在“我的心声”中违心地诬蔑法轮功，为中共歌功颂德，赞扬劳教所恶警是在所谓的“无私付出”，才能算是“心声”，否则就遭毒打。

二零零六年五月底，益阳法轮功修炼者刘宇伟被劫持到七三队成为所谓“攻坚”对象。恶警几小时轮一班，指使六个吸毒犯人攻击她。前三天不准上厕所、不准睡觉、不准洗漱，只能站在那里。三天后准她一天上两次厕所，其他迫害方式照旧。后来恶警又叫来更多吸毒犯人打她，有一次就被打了一百个耳光；她困得再厉害



■白马垅劳教所邻近株洲北区清水塘，“株洲电炉厂”即其第一道门

也不准闭眼，闭眼就往她身上泼水，全身湿透不准换衣服。犯人魔性大发，把她的衣服脱光打她，还用晒衣服的木撑子戳她的阴道。

刘宇伟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脚肿得吓人。在连续十天十夜没睡觉的情况下，在她神智不清时恶警就来逼她写所谓的“心声”。

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心声”能是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心话吗？恶警们为了把谎言包装成真理，把劳教所里的酷刑威逼出来的结果说成是自己“春风化雨”、“转化”的成果，竟然再次逼她说“这里没有暴力”、“转化是出自自愿”等昧心话。刘宇伟走出劳教所以后讲：“那种强迫人造假，讲假话，逼迫转化的感觉就象被逼为娼一样。”

心声是什么？不就是人的心里话吗？从人的先天本性上来讲，一个人说出的“心里话”，肯定是能打动他人的，因为这个“心里话”是真实的。如果用酷刑相威胁逼着人违背自己的良知去说自己不想说的话，那不是人的心里话，更不是真心话。可是中共偏偏把这样的话说成是“我的心声”，用来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那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骗人术。

其实，如果真让法轮功修炼者说出自己的“心声”，不但劳教所不敢正视，目睹法轮功修炼者吐露心声的任何一家中共媒体肯定也不敢报道出来。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白马垅劳教所特意请来了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搞“转化”的两个人来演讲。湖南省电视台、电台、各大小报刊的记者纷纷来到了白马垅的一个大会议室现场摄制录像片。当

七大队大队长丁彩兰说“还有谁有不同意见”时，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站了起来，面对着摄像机、成群的记者、在场所有的狱警，镇静、坦然地说：

“我们认为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正法，而不是什么邪教，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层次，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佛法修炼在人类社会这个层次，人却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这一期人类最大的耻辱！”话音刚落，从法轮功修炼者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些话才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发自内心的心声！那些记者们谁敢为此心声而发声？

劳教所的警察威逼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学员违心地说假话，以此达到对人精神上的残酷迫害，这只不过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无数手段的一种。在那么多的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监牢里，还有多少更加残忍的迫害手段没有被曝光啊。

想当年，对法轮功修炼者铺天盖地地残酷打压时，中共的所有宣传媒体连篇累牍播出的不都是这些所谓的“我的心声”之类的东西吗？老百姓所能看到的录像中又有哪一幕是真实的呢？再加上中共御用文人根据中共的需要所杜撰出来的东西，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把法轮功修炼者的真正心声给封杀了。

然而，谎言并不能永远掩盖下去。随着法轮功修炼者不屈不挠地讲真相，人们也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丑恶面目，越来越能听到法轮功修炼者的真正心声。这心声浓缩成两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天灭中共，退党保命！”◇



■白马垅劳教所常用酷刑：折磨性灌食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文 / 肖明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支持与我们的企业。

当时的工作强度大，然而我按照法轮功师父告诉的，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短短的半个月，我为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

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时，总经理送给我一笔钱，是用信封装好的，根据信封的厚度，起码有几千元。她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些感谢的话，我不肯收。她又塞过来，我还是没收。她说，“你为什么不收，你的同事都收下了……”我说，“我是修炼者，这钱我绝不能收。”由于要开会了，她也没再坚持。

后来，同事问我，“你收了总经理的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刚开始也不肯要，后来在众目睽睽下她一定要塞给我，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收了。”

我笑了笑说：“你收不收，你自己斟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这种钱，我是不会心安的。下次她要是要求我办个什么违背原则的事，你说办不办呢？我不愿做一些受制于人的事。当然她倒是好意。但在我眼里，这种‘灰色’收入还是不要为好！人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了而生气，反而会觉的这个品质好，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把工作做好，无意于名利……”

他若有所思，要把钱退回去。总经理对我评价说：“很少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么好品质的人。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是的，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虽然正在蒙冤受难，却依然坚持修心向善做好人，坚持善意地告诉世人真相，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默默地散发着纯净、慈悲的光芒。

庞贝古城：繁荣与崩溃并存

西元 79 年 8 月 24 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 个小时之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意大利语 Pompei，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以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培。坐落于维苏威火山南方的庞贝城，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民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

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是个中上阶层者的话，你将会拥有一个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

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之先进，到今天看来也是很惊人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地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显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



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是获得全城居民的疯狂青睐。这种比赛常常是至死方休，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

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倏然终止。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

一千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是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鲜明的啊。◇

天定还是人定

文 / 静远

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以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两人替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两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

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说“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

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由天定”的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

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是假的啊！”（《朝野金载》）

中华传统文化讲“敬天知命”，所以重德行善、顺应天意的人是有福的。想到风行中国大陆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大潮，那不正是上天给今天的中国人选择幸福未来的机会吗？就看我们怎么把握了。◇

